

出國第一村 勞工遍四海

河北呂家莊每六人一起赴外 漂泊異鄉發洋財



■村裡的男人大都出國打工，許多孩子成長時期沒有父親陪伴，只能透過相片解相思。圖為村民展示父親在外打工的照片。張帆攝



■村中有很多留守婦女和兒童，他們時刻盼望與至親團聚。張帆攝



「有太陽的地方就有我們呂家莊的人。」59歲的郭付合是河北定州呂家莊村首批出國打工的「探路者」，他1987年去蘇丹打工，兩年後帶回了4萬元人民幣現金和一台名牌彩色電視機。沒想到他和村裡另外四人安全歸國以及誘人的薪水，引發了呂家莊村的出國熱潮。這個「出國第一村」的村民遍佈五大洲，出國人員範圍大、收入高，又被稱為「二號香港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一龍、張帆，實習記者 孔榮娣 河北報道

呂家莊，這個位於河北中部的小村莊，因聲勢浩大的出國務工而「名震燕趙」。該村副主任王分社向本報記者介紹，全村3100多人，現有出國打工者逾500人，「海歸」幾乎遍佈每家每戶。

安靜告訴記者，她老公去新加坡已近兩年，兩人基本每天都用電腦視頻聊天，非常方便，心裡也很放心。

衣錦還鄉 買房蓋樓

現在呂家莊的出國務工團隊仍與當年的郭付合一樣，以木工、瓦工、電焊工等建築工種為主，人員遍佈新加坡、韓國、美國、意大利、法國、以色列、澳洲等多個國家。正如王分社所言，呂家莊這個「出國村」，村民遍佈五大洲，「有太陽的地方就有我們呂家莊的人。」

大批村民們出國務工，也讓王分社的工作變得異常繁忙。「無犯罪證明」作為出國手續的必備文件之一，現在由最了解村民情況的王分社出具。他說，最忙的時候一季就能開出100多封證明信。

村民們來來回回，給呂家莊帶回了外匯和財富，也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。記者在呂家莊採訪發現，當地村民們大多蓋起了漂亮的二層小樓。有的儘管沒有在村中大修住宅，也都在定州、石家莊買了房。村民王素卓向記者介紹，他此前在新加坡、尼日利亞打工，他家新修的房子連帶傢具花了近30萬人民幣。村內七八家機票代售點和代辦出國務務店，生意非常紅火。河北八方外派公司駐定州辦事處工作人員介紹，該店在呂家莊僅開業半個月，已輸送5批人員出國，每批5至10人不等。現在來辦理手續的出國務工人員已不僅僅有周邊，如曲陽、安國、無極，還有邯鄲、河南等地人們紛紛慕名前來。

思鄉情苦 路遙信渺

郭付合屬於呂家莊出國打工的首批「探路者」之一，1987年北京一家建築公司在蘇丹承包了聯合國的一項工程，急需建築工人，不要任何出國手續費，月工資高達2000元。該村有人在北京打工，得知消息後回鄉緊急招工。2000元的月薪已是天文數字。記者查閱資料，1987年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僅為1459元。為了掙錢，顧不上家人的反對，郭付合和另外四個村民直接登機，這一去便是兩年。

「到蘇丹後，我才知道地球上竟有這麼窮的地方。」郭付合憶述，當地百姓住在用紙箱子糊成的房子裡，或在輪胎圍成的房子裡住，簡直驚呆了。好在中國工人們待遇都很好，他們住在公司租的三層小樓裡，還有中國廚師們負責伙食。

儘管條件優越，但思鄉之苦卻一直伴隨着他們。在那個通訊不發達的年代，呂家莊一部電話也沒有，與家人的唯一聯絡方式就是寫信。郭付合利用中國駐蘇丹大使館工作人員回國之便，將信捎回北京，再從北京寄回定州老家中。家人也曾回過信，但是因為海路遙遠，半年才能到手。

如今，呂家莊的出國打工者已沒有郭付合當年的煩惱，網絡的普及使國內國外聯絡暢通。村民

■不少村民賺錢歸來，都在村中建起氣派的小樓。張帆攝



配套產業旺 村醫轉行賣機票

出國務工不但讓村民富起來，也為相關配套服務創造了機會。提起當地一家航空票務代理公司的總經理謝志剛，呂家莊的村民們都豎起大拇指，他是村裡務務輸出服務做得最大規模的一位，負責護照代辦、機票代售等。據謝志剛介紹，做出國務務時間長了，也有了固定的客戶和旅行社，市場越做越大，這與呂家莊「出國村」密不可分。

謝志剛此前在呂家莊開診所當村醫，2007年眼見村裡出國打工風生水起，謝志剛關掉了自己的診所。「看着村民們都衣錦還鄉，自己卻一直是這點微薄收入」，謝志剛發現，當時村民出國辦理護照價格昂貴，每人至少3000多元，於是自己找到保定一家旅行社，以1000多元的低廉價格打開了本村市場。

隨著經驗積累，除了護照代辦，謝志剛將業務範圍慢慢拓展至新加坡務務派遣和新加坡機票代售，往南京、杭州等地的培訓學校輸送了大批農民。2012年因為業務量猛增，謝志剛和新加坡航空公司簽署合同，正式升級為新航中國北方區總代理。



■出國中介公司開得成行成市。張帆攝

有人賺夠當老闆 有人被劫險喪命

出國打工可享受更好的待遇，但同時亦伴隨着危險。33歲的高海亮13年前經中介赴以色列打工7年，除了加沙地帶，特拉維夫、耶路撒冷這些在新聞裡局勢緊張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跡，這個高中畢業的農人還精通了希伯來語。「以色列沒有想像的那麼危險」高海亮說，以色列每家每戶都必須修防爆室，那是由35CM厚的混凝土建的地下室，炮彈都打不進去，「我在以色列最緊張的一次是鄰國號稱要用毒氣彈攻擊，我們當時每人都發防毒面具了」。

以色列人民對中國人很友好，這是高海亮最直接的感受。「我做裝潢比較多，戶主在完工時都會非常感謝，還給小費，錢不是很多，但其它國家的工人很少有這種待遇。」高海亮在以色列的7年間，月薪高達兩萬人民幣，攢下了不少錢。回國之後他開了一家機械廠，僱了20名工人專做生產鐵絲網的機器，收入很可觀。

自認倒霉 發誓再不出國

剛從安哥拉歸來的高柱民則沒那麼幸運，提起那段經歷他仍膽戰心驚：「劫匪橫行，持槍持刀……每天生活都提心吊膽，有一次還差點喪命。」當地局勢混亂，中國工人都不敢把工資裝在身上，「有時剛從商店裡出來，脖子上就被劫匪架了刀，或被劫匪用槍頂住頭了。」高柱民一次半夜運送水泥，遇到有賊人偷輪胎，他挺身而出結果被鐵棍打傷頭部，得住院好幾個月，「幸好被及時送進醫院，不然後果不堪設想」。當地劫匪和警察內外勾結，高柱民感嘆報警沒用，只能自認倒霉。

高柱民此後發誓再也不出國，以後就在家裡好好過日子。



■高柱民談起在安哥拉打工的經歷，仍猶有餘悸。張帆攝

留守妻：錢再多比不上團圓

「外面看我們呂家莊很風光，農民坐飛機滿世界跑，但是誰苦誰心裡都明白」村裡20至45歲的男人大都熱衷出國，剩下的都是留守老人、婦女和兒童。張淑蘭的丈夫因出國打工，照顧老人和孩子的重擔全在她一個人身上。既要操持家，還要獨自一個人經營飯店，孩子還在上高中。買菜、洗菜、炒菜……她又是大廚又是服務員，每日忙得團團轉，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。

留村無發展 熱潮料持續

張淑蘭說，村民大多沒有文化，靠體力打工，一個人在國外風吹日曬，飽受思鄉之苦，非常不容易。而留守在國內的家人，多像她一樣，白天忙東忙西，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只能暗自打發寂寞的時光。「錢雖然掙得多，但總是比不上人團圓。」張淑蘭無奈的說，村裡如果有其他掙錢的工作，誰願意拋妻棄子出去，村民們也非常矛盾。她估計出國打工的熱潮還會持續，待在村裡也沒有發展前景。

孩子：不要禮物 只盼相見

村裡一群扎堆玩耍的孩子，看到記者在拍照不停上前追問：「我們的照片能發到網絡上嗎？我爸爸能看見嗎？」這些孩子的爸爸都在國外打工，一兩年才回來見一次。當記者問他們最喜歡什麼新年禮物時，他們卻說，不想要國外的禮物，只想爸爸過年能夠回家。他們更希望爸爸們能看見他們的願望，看到他們的照片。

18歲的李耕，其爸爸在法國一家日本料理店當大廚，每年過年都會給家裡寄很多外國貨，只是父子已兩年沒見面了。李耕坦言，盼着以後能去法國留學與爸爸團聚，這也是他最大的學習動力。



■小朋友們希望遠在國外的爸爸能夠看到自己的照片。記者張帆攝

星洲薪高三倍 工人讚保障佳

通過技術考試、拿到從業證書後，郭雪峰開始了在新加坡務工9年的生活。原來在國內的建築公司上班，郭雪峰一個月收入也就2000多元，且一到冬季全部停工，沒活可幹。新加坡則氣候濕熱，全年不停工。郭雪峰住在公司安排的四人間的空調屋裡，衣食無憂，每月收入折合人民幣8000元左右。不論環境或收入，國內和國外都有天壤之別。

「在新加坡工作，能夠體會到人性化的方方面面。」郭雪峰介紹，新加坡建築場所非常重視工人的安全問題，專門配備安全官監督工人是否佩戴安全帶、安全帶及手套，每個工人都有工傷險，這樣健全的制度讓人感覺非常安全有保障。

郭雪峰又指，在國內幹活稍有鬆懈，立刻有包工頭過來批評，生怕工人們浪費一點點工作時間。而在國外，有工人不舒服立刻會有人來詢問是否需要休息，關心的首先是「人」而非「事」。另外，為防扎腳檢查地上的釘子、為防脫水讓每人帶一瓶水等細節都是他在國內從未經歷過的。遇到聖誕節、婦女節、元旦等節日，中國工人們還能夠享受帶薪休假。

再過半年，郭雪峰將再次啟程，新加坡仍然是他的不二之選。